



文

書

二百四十

鄱陽馬

端臨 貴與 著

山

考

杜氏通典曰北狄白虎通云狄者易也言辟易無別說文云狄本犬種故從犬

以畜牧為業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居耕田之業

然亦各有分地無文書以言語為約束兒能騎羊

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肉食士力能彎弓盡

為甲騎其俗寬則隨畜田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

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

刀鋌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  
禮義。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  
者食肥美。老者飲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  
其後母。兄弟死者。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諱  
而無字。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駝。驢羸。  
駃騠。駒駖。驢。驥。橐駝言其負橐囊而駃騠也。羸驢  
日而超其母駃騠音野馬類也。駃騠音北海驢駒音  
也。駃音徒何反。駃音決。駃音提。駒音陶。駃音圖。驢音  
顛野馬也。唐虞則山戎。夏則種鬻。周則獫狁。懿王  
時德衰。侵暴。乃及涇陽。地並涇水之陽人被其苦。  
至曾孫宣王。乃命將討伐。至太原。稱為中興。四夷

賓服。其後山戎。越燕。伐齊。後又伐燕。齊桓公救燕。  
敗走之。襄王之時。戎狄至雒邑。東至衛境。侵盜尤  
甚。晉文公乃與師攘却。居於西河。圜洛之間。今洛

郡銀川之號曰赤翟。白翟。而晉北有林胡樓煩之  
地。銀音銀。號曰赤翟。白翟。而晉北有林胡樓煩之

地。今那則樓散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不相  
戎。今那則樓。燕北有東胡山戎。後為鮮卑各分

統一。及晉悼公。納魏絳之謀。和諸戎。戎服而晉強。

晉侯賞魏子金石之樂。至安王之時。趙襄子喻句

注而破之。山注。山一名西涇洎于戰國。趙武靈王  
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傍

陰山下。至高關為塞。按漢武帝元朔二年遣衛青

今靈武郡之西南便北流千餘里過九原郡乃東

流時帝都在秦所謂西北河疑是此處其高關當在

郡之西北也而置雲中鴈門代郡其後燕將秦

開襲破東胡却千餘里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

平。造陽在今媯川郡之北襄置上谷。今上谷范陽

平造陽在東所治今安東府川等漁陽。今漁陽右北平。今北遼西遼東。今安東

郡以距胡匈奴之先夏氏之後殷代奔北夷至七

國時國漸強盛以為隣敵及秦始皇平天下北却

匈奴築長城渡河以陰山為塞。陰山今安北府北

周書又云正北匈奴以橐駝白馬為獻當時猶微也及秦亂劉項相持之際

未遑邊備單于頭曼稍稍渡河南復其故地。今安

地郡至冒頓匈奴益強盛盡服從北夷南與諸夏

為敵國圍漢高帝於白登。今雲中帝因婁敬說後

妻以宗女公主呂后文帝復通和親其後復大入

蕭關。今平涼郡燒回中宮。今扶風於是置細柳棘

門霸上三軍以備焉納晁錯說召人實塞下終景

帝時不為大患武帝因王恢議誘單于入塞不克

自爾侵盜尤甚衛青霍去病累歲窮討盡徙漠北

矣漢境又至于陰山關河西置酒泉等郡。今郡隔絕

羌胡遂通西域宣帝時其國亂賢王以下爭立為

五單于。呼韓邪南移近塞。朝漢為藩臣。郅支奔康居。為甘延壽誅滅。成帝時。單于又來朝。賜以後宮王嬙。單于喜甚。上書願保塞上谷。今媯川郡以西至燉煌。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郎中侯應習邊事。陳十不可。及王莽輔政。易單于璽曰章。改號恭奴。善于復大寇盜莽。又改號降奴。服于發兵屯戍。議滿三十萬。十道窮追。分裂為十五單于。嚴尤諫陳五難。至後漢建武二十年。其國饑疫死耗。分為南北單于。其南單于款塞。願永為藩蔽。禦北狄入居雲中。今榆林郡後又移居美稷。今西河郡臧宮

等上書請滅北匈奴。光武務居息人不許。和帝時。

北單于為竇憲破滅。安帝時。南單于屢被鮮卑侵

掠。靈獻之際。轉又挫傷。魏武帝遂分為五部。置於

西河離石諸郡。今太原西河劉元海則左賢王之

孫。而南匈奴種微矣。初烏桓漢武帝時。霍去病擊

匈奴左地。因徙於上谷漁陽之間。為漢偵察匈奴

動靜。始置護烏桓校尉。監統之。至後漢漸強盛。光

武納班彪冊。又置校尉。獻帝以後。寇掠轉盛。竟為

曹公所滅。自相靈之際。鮮卑又盛。盡有漢北匈奴

故地。至光和中。其帥爭立國。亂而檀石槐之種。魏

文帝時為小種鮮卑。軻比能破之比能。明帝以後國亂，離散諸部。大人慕容拓拔宇文更盛，並稱大號。跨有中州焉。蠕蠕自拓跋初徙雲中，即有種落。後魏大武神廟中強盛，又盡有匈奴故地。其主社論始號可汗，猶言皇帝。以後常與後魏為敵國。明帝熙平以後，其國主爭立大亂。東西魏之時，突厥既強，蠕蠕主奔西魏，悉被誅滅。自蠕蠕衰弱，突厥漸盛，至西魏大統中，大破蠕蠕，又盡有匈奴故地。其主土門號可汗，由古之單于也。北齊後周爭結婚姻，傾府藏事之。至大邏便沙鉢略分為二國。大

邏便之後為西突厥焉。隋文帝開皇中，本國荒亂，

其主染干朝隋，并徙種落於朔州。及夏勝二州之

間。

朔今馬邑郡夏今朔方郡勝今榆林郡

煬帝親幸其部，其後始畢

可汗圍帝於鴈門，因隋亂，華人奔溱，又更強盛，控

弦百萬，勢陵中夏。唐武德中，寇原州。

今平貞觀初

頡利又至渭橋，四年，李靖滅其國。靈州

今靈武郡總管

張寶相擒頡利獻焉。太宗納溫彥博之議，置其餘

種於河南朔方之地。其後滋繁，分為六州。至阿史

那元珍叛還故地，開元初，本落亂，又請降。復處河

南，俄又叛去。其西突厥自開皇中國亂，各自為一

國大業末。西突厥被北突厥所滅。北突厥武太后  
嗣聖初。其主默啜寇定州趙州。大殺掠而去。自三  
代以還。北狄盛衰。可略而紀。其小國者。時有侵擾。  
不為大患者。則不暇錄焉。唯契丹武太后萬歲通  
天初。其帥李盡忠孫萬榮陷營州。今柘城郡自稱可汗。  
司農卿麻仁節等二十八將。敗於西峽石黃麋谷。  
仁節死焉。賊又陷異州。今信都郡刺史陸寶積死之。夏  
官尚書平章事王孝傑率兵十八萬。又敗沒於東  
峽石。又令御史大夫婁師德率兵二十萬拒之。萬  
榮為家奴所殺。其黨遂潰。

### 匈奴

匈奴。先祖夏后氏之裔。曰淳維。殷時奔北方。至周末  
七國時。而與燕趙秦三國為邊隣。趙孝成王使李牧  
備匈奴。善撫士卒。以便宜置吏。租皆入府幕。為士卒  
費。日殺牛享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約曰。匈奴有  
來入盜者。但急自備。敢捕虜者斬。而匈奴每入。烽火  
謹。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者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  
以牧為怯。雖趙兵亦以為吾將軍怯。邊士日得賞賜。  
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騎萬  
三千疋。穀者十萬。穀工豆反。張弓弩也。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

衆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十人委之。單于聞之，率衆來入寇。李牧張左右翼擊，大破之，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褕。胡也。襜褕，處廉反。襜，魯甘反。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後秦滅六國，而始皇使蒙恬將數十萬人之衆，北擊胡，悉逐出塞，收河南地，渡河以陰山為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謫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邊山險，墜谿谷可繕者，繕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秦之臨洮，在和政郡，縣即長城所起處。匈奴單于曰：頭曼不勝秦，北徙十餘年，至秦亂，所謫徙戍邊者皆去。於是復稍渡河，與中國界於故塞。

今安化延安平原郡之地。後為其太子冒頓以鳴鏑射殺之。而自

立為單于。時秦二世元年遂東襲滅東胡王，虜其民衆畜產。

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樓煩，巴具前。白羊，未詳。

新秦等郡之地。侵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

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庸施。朝那，今安定郡。臨涇，

縣庸施，今延安郡。庸施，今延安郡。是時漢方與項羽距中國，罷於兵革，故

冒頓得自強，控弦之士三十餘萬。自淳維以至頭曼，

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尚矣。其世傳不可得

而次。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強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

諸夏為敵國。其世姓官號，可得而記。云：單于姓孛鞮。



氏。按後漢史南單于比姓虛連鞮雖相記有異而其音相類其國稱之曰撐犁孤

塗單于匈奴謂天為撐犁謂子為孤塗單于者廣大

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

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匈

奴謂賢曰屠耆故常以太子為左屠耆王自左右賢

王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餘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

立號曰萬騎其大臣皆世官呼衍氏蘭氏顏師古曰呼衍即今

鮮卑姓呼延者是也蘭姓今亦有之其後有須卜氏此三姓者其貴種

也諸左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東直當也在今接澂

貊朝鮮右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今上郡洛交延

接氏羌而單于庭直代雲中今雲中單于安邊郡之北各有分地

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最為大國左右

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行長

什長裨小王相都尉當戶且渠之屬且子余反今沮渠姓蓋本因此

也官歲正月諸長少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

先天地鬼神秋馬肥犬會蹕林課校人畜計匈奴秋社

八月月中昔會祭處也蹕者繞也言繞林木而祭也鮮卑之俗自古相傳秋天之祭無林木者尚堅柳枝象

騎馳繞三周乃止此其遺法計者人畜之數蹕音帶其刑法拔刃尺者死坐盜

者沒入其家有小罪者軋軋者謂輾轢其骨節大者

死獄久者不滿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而單于朝

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向。左者以

日上戊巳。其送死有棺槨金銀衣裘而無封樹。晉張

匈奴名塚喪服近幸臣妾從死。多至數十百人。舉事

常隨月盛壯以攻戰。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虜。賜

一卮酒。而所得鹵獲。因以與之。得人以為奴婢。故其

戰人人自為趨利。善為誘兵以包敵。包累故其逐利

如鳥之集。其困敗則瓦解雲散矣。戰而扶輦死者。盡

得其家財。是時漢初定。韓王信於代都馬邑。匈奴大

攻圍馬邑。韓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

攻太原。至晉陽下。今太原府高帝將兵往擊之。於是冒頓

佯敗走。誘漢兵。漢悉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

平城。今雲中郡步兵未盡到。冒頓果出精兵三十餘萬圍

高帝於白登七日。白登在平城東南十餘里高帝乃使使問厚遺

閼氏。冒頓遂引兵去。漢亦罷歸。是時冒頓兵強。數苦

北邊。帝患之。問劉敬。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革。

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妻群母。以力為威。未可以

信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矣。陛下誠能以

長公主妻單于。厚奉遺之。彼知漢女送厚。蠻夷必慕

以為閼氏生子。必為太子。代立為單于也。何者。貪漢

重幣也。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使。辯士

諷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為子壻。死則外孫為單于。豈  
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哉。可無戰以漸。臣也。高帝曰。  
善。使敬往結和親之約。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  
白羊樓煩。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  
至。秦中新破。少人地肥饒。可益實之。夫諸侯初起時。  
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興。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  
北近胡寇。東有六國強族。一日有變。陛下未得安枕  
而卧也。臣願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  
傑名家於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請侯有變。亦足率以  
東伐。此強本弱末之術也。帝曰。善。乃從敬議。徙十餘

萬口。是後冒頓常往來侵盜代地。

今按邊及馬肥郡之北境是

高

帝患之。乃使劉敬奉宗室女公主。為單于閼氏。孝惠  
高后時。冒頓寢驕。乃為書使使遺高后。詞甚悖慢。后  
大怒。召丞相陳平及樊噲。季布等議之。噲曰。臣願得  
千萬衆。橫行匈奴中。問布。布曰。噲可斬也。前時匈奴  
圍高帝於平城。漢兵三十二萬。噲為上將軍。不能解  
圍。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亦誠苦。七日不食。不能發  
弩。今歌吟之聲未絕。傷痍者甫起。而噲欲搖動天下。  
妄言以十萬衆橫行。是面謾也。且夷狄譬如禽獸。得  
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高后曰。善。令大謁者

報書卑辭答之。冒頓得書，復使使來謝曰：未嘗聞中國禮義，陛下幸而赦之，因獻馬，遂和親。至孝文即位，復修和親。其三年夏，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為寇，往來入塞，捕殺吏卒，詔發邊吏車騎八萬詣高奴。上郡也擊右賢王，右賢王走出塞。其明年，單于遺漢書言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不告單于也聽後義盧侯難支等計，與漢吏相恨，絕二主之約，離昆弟之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以書報，不來。漢使不至。師古曰：謂匈奴再得漢讓書而發使將書以報漢漢，留使不得還而漢又更不發使至匈奴也。漢以其故不和，隣國不附。今以少吏之敗約，少吏猶言小吏故罰右賢

王使至西方，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力強，以滅夷。月氏盡斬殺降，下定之。樓蘭、烏孫、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以為為匈奴諸引弓之民，并為一家。北州以定，願寢兵休士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以應古。始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得安其處，世世平樂，未得皇帝之志。故使郎中係虜淺奉書，請獻橐駝一騎，馬二，駕二駟。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舍居止也使者至，即遣之。六月中，來至新望之地。漢界上塞下之地書至，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卿皆曰：單于新破，月氏乘勝不可擊也。且得匈奴地，澤鹵非可居。

和親甚便。漢許之。冒頓死。子稽粥立。號曰老上單于。漢乃復遣宗人女為公主。妻老上單于。為閼氏。使官人中行說。傳公主。說不欲行。漢強使之。說曰。必我也。為漢患也。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愛幸之。初單于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強之者。以衣食異物。無仰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其得漢繒絮。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視不如旃裘堅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視不如湏酪之便美也。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識其人衆牧畜。自

是之後。漢使欲辨論者。中行說必窮之。日夜教單于

候利。漢要害處。十四年。匈奴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

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今彭原郡燒回中宮。候

騎至雍。今扶風郡縣甘泉。漢甘泉宮在於是文帝發車千

乘十萬騎。軍長安旁。以備胡寇。而拜東陽侯張相如

為大將軍。大發車騎。往擊胡。單于留塞內。月餘。漢逐

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匈奴日以驕。歲入邊。殺掠人

民畜產甚衆。雲中遼東最甚。帝又遣單于書。復約和

親事。時賈誼論邊事曰。天下之勢方倒懸。凡天子者。

天下之首。蠻夷者。天下之足。今蠻夷徵令。是主上之

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古之正義。東西南北。苟車舟之所達。人跡所至。莫不率服。而后稱皇。今稱號甚美。而實不出長城。彼非特不服也。又大不敬。邊長不寧。中長不靜。譬如伏虎。見便必動。臣切料匈奴控弦。大率六萬騎。五口而出。介卒一人。五六三十。此三十萬口耳。未及漢千石大縣也。陛下何不立一官置吏。以主匈奴。雖以千石居之。可也。今中國日治。匈奴日危。將必以匈奴之衆。為漢臣人制之。令千家而為一國。處之塞外。自隴西延安至遼東。各有分

地。以使邊備。月氏灌窳。變皆屬之。

音區

其置郡然後

罷戎休邊人。帝之威德。內行外信。四荒悅服矣。不然數十萬之衆。積於北方。天下安得食而饋之。帝不能

用。後四年。老上單于死。子軍臣單于立。漢復與匈奴

和親。歲餘。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

雲中今單于府榆林

郡之地

所殺掠甚衆。於是漢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

渭北。棘門。霸上。以備胡。胡騎入代。句注。邊烽火通於

甘泉。長安。數月。是時匈奴強。數寇邊。上發兵以禦之。

太子家。今晁錯。上言兵事曰。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

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大利。竊聞戰勝之威。民氣

百倍。敗兵之卒。沒身不復。自高后以來。匈奴三入隴西。攻城屠邑。毆掠畜產。民氣破傷。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砥礪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法曰。大有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乃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由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坡。出入谿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側。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饑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

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

亂也。勁弩長戟。射䟽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矣。堅

甲利刀。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

弗能當也。材官騎射發善者謂矢之矢道同的言其妙射

則匈奴之筈為木板木薦為木板弗能支也。下馬

地鬪。劍戟交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

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

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

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為

小。以強為弱。在俯仰之間耳。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

來歸義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  
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今明將能知其  
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  
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當。表  
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橫此萬全之術也。文帝  
嘉之。乃賜錯璽書寵答焉。錯復言守邊備塞。勸農力  
本。當世急務二事。曰。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勢  
易以擾亂。邊境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  
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野。美草甘水  
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

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鄙也。今使胡人

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

西。

北地今彭原安化靈武五原等郡之地

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

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

足。多發。遠縣纒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為費甚大。

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

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今

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

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藺

石布渠。答。

藺石雷石也可投人渠答鐵梨也

復為一城。其內城間百



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無下千家。謂

中令有度千家以上。為中周虎落。虎落外蕃也。先為室

屋。具田器。乃募罪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募有罪及

復作竟其日月者今不足募以丁奴婢贖罪及輸奴

皆除其罪令居之也。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

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

爵。以自增至卿。謂其等級同列卿。其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

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

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

者。以其半予之。言胡人入為寇驅略漢人及畜產而

賞縣官為贖。胡得漢人官為備價贖之。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

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言非以此事欲立也。欲全親

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

胡者。功相萬也。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上。文帝崩。景帝

立。而趙王遂。乃陰使於匈奴。吳楚反。欲與趙合謀。入

邊。漢圍破趙。匈奴亦止。自是後。景帝復與匈奴和親。

通關市。給遺單于。遣公主如故約。終景帝世。時時小

入盜邊。無大寇。武帝即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關市。饒

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漢使馬

邑人。聶壹翁。姓聶名壹翁。老人之稱。間闌出物。與匈奴交易。謂私

出塞陽為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  
 財物。乃以十萬騎入武州塞。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  
 旁。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將軍。護四將軍以伏單  
 于。伏兵而待單于也。單于既入漢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  
 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時鴈門尉史行徼見  
 寇保此亭。漢律近塞郡皆置尉百里一人。土史尉各二人。巡行徼塞也。單于得尉  
 史欲刺之。尉史知漢謀。乃具告單于。單于大驚曰。吾  
 固疑之。乃引兵還。出曰。吾得尉史天也。以尉史為天  
 王。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兵。單于不至。以故無所  
 得。將軍王恢部出代擊胡輜重。聞單于還。兵多不敢

出。漢以恢本建造兵謀而不進。誅恢。自是後匈奴絕

和親。攻當路塞。塞之當行道處者。往往入盜於邊。不可勝數。

然匈奴貪尚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通關市。不絕以

中之。自馬邑軍後五歲之秋。漢使四將各萬騎擊胡

關市下。將軍衛青得首虜七百人。公孫賀無所得。公

孫敖。李廣俱為胡所敗。其冬匈奴數千人盜邊。漁陽

尤甚。於是漢使將軍衛青李息出代郡擊胡。得首虜

數千。其明年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

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羊百餘萬。於是漢

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

而為固。漢亦棄上谷之斗辟縣。造陽地以予胡。斗絕也。縣

之斗曲入匈奴界首其是歲元朔二年。其年冬。軍臣

單于死。其弟左谷蠡伊穉斜自立為單于。攻敗軍臣

單于太子於單。於單亡降漢。漢封於單為陟安侯。數

月死。其年匈奴數萬眾入代郡鴈門。明年又入代郡

定襄上郡。各殺掠數千人。匈奴右賢王怨漢奪河南

地。築朔方。數寇盜邊。入河南侵擾朔方。殺掠吏民甚

眾。其明年漢遣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

闕。出塞七百里。夜圍右賢王。右賢王逃亡。漢將軍得

右賢王人眾男女萬五千人。裨小王十餘人。其秋匈

奴入代郡殺掠。明年春漢遣大將衛青將六將軍十

餘萬騎。仍再出定襄塞數百里擊匈奴。得首虜前後

萬九千級。而漢亦亡兩將軍。三千餘騎。前將軍翕侯

趙信兵不利降匈奴。趙信者故胡小王降漢。漢封為

翕侯。單于既得翕侯。以為自次王。自次者尊重用其

姊妻之。與謀漢。信教單于益北絕幕。直度曰絕以誘罷漢

兵。徼極而取之。徼要也。誘令疲要其母近塞。單于從

之。其明年胡數萬騎入上谷殺數百人。明年春漢使

票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耆山千餘里。得

胡首虜八千餘級。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孟康曰匈奴祭天處本在

雲陽甘泉山下秦擊其地後徙之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象也師古曰作金人以為天神之主而祭之即今佛像其遺法其夏票騎將軍復與合騎侯數萬騎

出隴西北地二千里過居延攻祁連山得胡虜三萬級裨小王以下十餘人是時匈奴亦來入代郡鴈門殺掠數百人漢使博望侯及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左賢王圍李廣廣盡亡其軍其秋單于怒昆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昆邪休屠王恐謀降漢漢使票騎將軍迎之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眾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於是漢已得昆邪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

處所奪匈奴河南地新秦中以實之新秦解在西減

北地以西戍卒半明年春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

萬騎殺略千餘人其年春漢謀以為翁侯信為單于

計居幕北以為漢兵不能至乃粟馬以粟發十萬騎

私負從馬凡十四萬疋私負衣裝者及私將馬從糧

重不與馬負戴糧食者令大將軍青票騎將軍去病中分

軍大將軍出定襄票騎將軍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

單于聞之遠其輜重以精兵待於幕北與漢大將軍

接戰一日會暮大風起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

自度戰不能與漢兵與猶如也遂獨與壯騎數百潰漢圍

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之，不得。行捕斬首虜凡萬九千

級。且行且捕。斬之。且北至寘顏山趙信城而還。趙信所作城。單于

之走。其兵往往與漢軍相亂而隨單于。單于又不與

其大衆相得。右谷蠡王以為單于死，乃自立為單于。

真單于復得其衆。右谷蠡乃去號復其故位。票騎之

出代二千餘里，與左王接戰。漢兵得胡首虜凡七萬

餘人。左王將皆遁走。票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

翰海而還。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

朔方以西，至今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

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初，漢兩大將出圍單于，所殺

虜八九萬，而漢士物故亦萬數。漢馬死者十餘萬疋。

匈奴雖病，遠去，而漢馬亦少，無以復往。單于用趙信

計，遣使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遂

臣之。丞相長史任敞曰：「匈奴新困，宜使為外臣。朝請

於邊，漢使敞使於匈奴。單于聞敞計，大怒，留之不遣。

先是，漢亦有所降匈奴使者，單于亦輒留漢使，相當

漢方。復收士馬，會票騎將軍去病死。於是漢久不北

擊胡。數歲，伊穉斜單于立。十三年死，子烏維立為單

于。是歲元鼎三年也。烏維單于立，而漢武帝始出巡

狩郡縣。其後漢方南誅兩越，不擊匈奴。匈奴亦不入

邊。烏維立三年。漢已滅兩越。遣故太僕公孫賀將萬  
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苴井。苴井  
余反從票騎趙  
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奴河水。水名也。去  
今居千里  
皆不見匈奴一人而還。是時天子巡邊。親至朔方。勒  
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而使郭吉風告單于曰。南越  
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下。今單于即能前與漢戰。天子  
自將兵待邊。即不能。亟南面臣於漢。何但遠走亡匿  
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為單于大怒。留吉遷辱之。  
北海上。然終不肯為寇於漢邊。休養士馬。習射獵。數  
使使好辭甘言求和親。漢使玉烏等闕匈奴。匈奴法

漢使不去節。不以墨黥其面。不得入穹廬。玉烏北地  
人。習胡俗。去其節。黥面入廬。單于愛之。陽許曰。吾遣  
太子入質。求和親。漢使楊信使於匈奴。是時漢東拔  
濊貉。朝鮮以為郡。而西置酒泉郡以隔絕胡。與羌通  
之路。又西通月氏大夏。以公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  
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眩雷為塞。眩雷地在烏  
孫北。眩音縣  
而匈奴終不敢以為言。是歲翁侯信死。漢用兵者以  
匈奴已弱。可臣從也。楊信為人剛直。屈強。素非貴臣  
也。單于不親。欲召入。不肯去節。乃坐穹廬外。見信。信  
曰。即欲和親。以單于太子為質於漢。單于曰。非故約。

故約漢常遣公主給繒絮食物有品以和親。品謂等

而匈奴亦不復擾邊。今乃欲反古。今吾太子為質無

幾矣。言遣太子為質則匈奴國中匈奴俗見漢使非

中貴人其儒生以為欲說折其辭。辯少年以為欲刺

折其氣。每漢兵入匈奴。匈奴輒報償。漢留匈奴使。匈

奴亦留漢使。必得當乃止。楊信既歸。漢使王烏等如

匈奴。匈奴復諂以甘言。欲多得漢財物。給王烏曰。吾

欲入漢見天子。面結為兄弟。王烏歸報漢。為單于築

邸于長安。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給王烏。殊無意入漢。

於是數使奇兵犯漢邊。漢乃使郭充及浞野侯趙破

奴屯朔方。以東備胡。烏維單于立十歲死。子詹師廬

立。年少號兒單于。是歲元封六年也。是後單于益西

北。左方兵直雲中。右方兵直酒泉。燉煌。兒單于立。漢

使兩使。一人弔單于。一人弔右賢王。欲以乖其國。單

于怒而悉留漢使。是歲漢令因杆將軍築受降城。時

單于年少好殺。國中不安。左大都尉欲殺單于。使人

私告漢以兵來。即發。漢乃築受降城。使浞野侯將二

萬騎出朔方。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殺之。發兵擊

浞野侯。浞野侯併軍沒於匈奴。兒單于立三歲死。子

少。匈奴乃立其季父烏維單于弟。右賢王句黎湖為

單于。是歲太初三年也。句黎湖單于立。漢使光祿徐  
自為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里。列亭至盧朐山而  
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屯其旁。伉衛青子使強弩  
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其秋匈奴大入雲中定襄  
五原朔方。殺略數千人。敗數二千石而去。行壞光祿  
所築亭障。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略數千人。會任  
文擊救。任文漢將擊救者擊匈奴而自救漢人盡復失其所得而去。聞  
貳師將軍破大宛。斬其王。還單于欲遮之不敢。其冬  
病死。句黎湖單于立。一歲死。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  
立為單于。漢既誅大宛。威振外國。天子意欲遂因胡

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  
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時太初四年  
也。且鞮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盡歸漢使之不降者。  
路充國等於漢。單于乃自謂我兒子。何敢望漢天子。  
漢天子我丈人行。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  
單于益驕。禮甚倨。非漢所望也。明年。漢使貳師將軍  
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得首虜萬餘級。  
漢兵物故什六七。漢使騎都尉李陵將步兵五千人  
出居延北千餘里。與單于合戰。為匈奴所圍。陵降匈  
奴。後二歲。漢使貳師將軍李廣利及路博德韓說等。



將兵出鴈門朔方五原。匈奴聞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而單于以十萬衆待水南。與貳師接戰。貳師引去。明年。且鞮侯單于死。立五年。長子左賢王立。為狐鹿姑單于。是歲太始元年也。既立六年。而匈奴入上谷五原酒泉。殺略吏民。於是漢遣貳師將軍。及商丘莽通等。將兵十四萬出五原西河酒泉。單于聞漢兵大出。急遣其輜重徙趙信城北。邨郅居水。左賢王驅其人民度余吾水六七百里。單于自將精兵度姑且水。又使李陵等將兵追漢軍合戰。虜不利。引去。貳師將出塞。匈奴使五千騎要擊漢軍合戰。虜兵壞散。漢

軍乘勝逐北。至范夫人城。匈奴奔走莫敢距。會貳師妻子坐蠱收。聞之憂懼。欲深入要功。遂北渡郅居水。單于知漢軍勞倦。自將五萬要遮貳師。貳師軍敗降匈奴。自貳師沒後。漢新失大將軍。士卒數萬人。不復出兵。三歲。武帝崩。前此漢兵深入窮追二十餘年。匈奴孕重墮殯。罷極苦之。

孕重懷任者也。墮洛也。殯敗也。音讀罷讀作疲。極困也。苦

之心厭也。苦也。

自單于以下。常有欲和親。會病死。初。單于欲求和親。會病死。初。單于有異母弟。為左大都尉賢。國人嚮之。母閼氏恐單于不立子而立左大都尉也。乃私使殺之。左大都尉同母兄怨。遂不肯復會單于庭。

又單于病且死。謂諸貴人我子少不能治國。立弟右  
谷蠡王。及單于死。衛律等與顯渠閼氏謀。匿單于死。  
詐橋單于令。矯同與貴人飲盟。更立子左谷蠡王為  
壺衍鞬單于。是歲始元二年也。壺衍鞬單于既立。風  
漢使者言欲和親。左賢王右谷蠡王以不得立。怨望。  
率其眾欲南歸漢。恐不能自致。即脅盧屠王欲與西  
降烏孫。謀擊匈奴。盧屠王告之。單于使人驗問右谷  
蠡王。不服。及其罪。罪盧屠王。國人皆寃之。於是二  
王去居其所。未嘗肯會龍城。各居其本處。不復會龍城祭。後二年。  
秋。匈奴入代。殺都尉單于年少。初立。母閼氏不正。國

內乖離。常恐漢兵襲之。於是衛律為單于謀。穿井築  
城。治樓以藏穀。與秦人守之。秦時人有二。入匈奴者。子孫尚號秦人。漢

兵至。無奈我何。即穿井數百。伐林數千。或曰。胡人不

能守城。是遺漢糧也。衛律於是止。乃歸漢使。不降者。

蘇武馬宏等。欲以通善意。時單于立三歲矣。明年。匈

奴發左右部二萬騎。為四隊。並入邊。為寇。漢兵追之。

斬首虜九千人。生得甌脫王。漢無所失。亡。匈奴見甌

脫王在漢。恐以為道擊之。即西北遠去。不敢南逐水

草。發人民屯甌脫。明年。復遣九千騎屯受降城。以備

漢北。橋余吾令可度。於余吾水上。作橋。以備奔走。時匈奴兵

數困。國益貧。欲和親而恐漢不聽。故不肯先言。常使左右風漢使者。然其侵盜益希。遇漢使愈厚。欲以漸致和親。漢亦羈縻之。明年匈奴使犁汗王窺邊。言酒泉張掖兵益弱。出兵試擊。莫可復得其地。時漢先得降者。聞其計。天子詔邊警備。後無幾。古賢王犁汗王四千騎。無幾言不多時也。分三隊入日勒屋蘭番和。皆張掖縣也。張掖太守屬國都尉發兵擊大破之。是後匈奴不敢入張掖。其明年匈奴三千騎入五原。殺略數千人。時漢邊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為邊寇者少。利希復犯塞。其後以兵擊烏孫。取車延惡師地。烏孫公主上言。

會昭帝崩。宣帝即位。烏孫昆彌上書言。連為匈奴所侵削。願發國半精兵。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來救公主。本始二年。漢大發關東銳士。遣田廣明。范明友。韓增。趙充國。田順等五將軍。兵十餘萬騎出塞。各二千里。烏孫西域昆彌從西方入。與五將軍。凡一十餘萬眾。匈奴聞漢兵大出。老弱奔走。毆畜產遠遁。是以五將軍少所得。校尉常惠與烏孫兵至右谷蠡庭。獲匈奴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犁汗都尉千長騎將以下三萬九千餘。級虜馬牛羊驢羸橐駝七十餘萬。漢封惠為長羅侯。然匈奴民衆死傷而去者。及畜產遠

移死亡不可勝數。於是匈奴遂衰耗。然烏孫其冬單于自將數萬騎擊烏孫。頗得老弱。欲還。會天大雨雪。一日深丈餘。人畜凍死。回者不能什一。於是丁令乘弱攻其北。烏桓入其東。烏孫擊其西。凡三國所殺數萬計。馬數萬疋。牛羊甚衆。又重以饑死。人民死者什三。畜產什伍。匈奴大虛弱。諸國羈縻者皆瓦解。攻盜不能理。其後漢出三千餘騎。為三道。並入匈奴。捕虜得數千人。還。匈奴終不敢取當。當者報其直滋欲向和。親而邊境省事矣。壺衍鞬單于立十七年死。弟左賢王立。為虛閭權渠單于。是歲地節二年也。時匈奴不能

為邊寇。於是漢罷外城以休百姓。

外城塞外諸城

是歲匈奴

饑。人民畜產死十六七。又發兩屯。各萬騎。以備漢。其

明年。西域城郭共擊匈奴。取車師國。得其王及人衆

而去。單于復以車師王昆弟兜莫為車師王。收其餘

民東徙。不敢居故地。而漢益遣屯士。分田車師地。以

實之。匈奴遣六千騎擊漢之田。車師者不能下。虛閭

權渠單于立。九年死。是歲神爵二年也。乃立右賢王

屠耆堂。為握衍胸鞬單于。既立二歲。暴虛殺伐。國中

不服。其姑夕王與烏禪幕及左地貴人共立稽侯狁。

虛閭權渠為呼韓邪單于。發左地兵四五萬人西擊

單于之

子

握衍胸鞬單于。握衍胸鞬單于與戰兵敗。恚而自殺。其民衆盡降呼韓邪單于。呼韓邪謀殺右賢王。右賢王乃與都降竒共立日逐王薄胥堂為屠耆單于。發兵襲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兵敗走。時西方呼揭王來與唯犁當戶共讒右賢王。屠耆單于殺右賢王。後知其寃。復殺唯犁當戶。於是呼揭王恐。乃畔去。自立為呼揭單于。右奧鞬王聞之。即自立為車犁單于。烏籍都尉亦自立為烏籍單于。凡五單于。既而車犁烏籍為屠耆所擊敗。烏籍呼揭皆去。單于號共尊輔車犁單于。屠耆擊車犁。車犁敗走。其明年呼韓邪擊屠耆。屠耆兵敗。自殺。屠耆少子右谷蠡亡歸漢。車犁東降呼韓邪。

文獻通考卷之三百四十

文獻通考卷之三百四十一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四裔考

匈奴

呼韓邪左大將烏厲屈等見匈奴亂率其衆數萬人南降漢漢俱封為侯時李陵子立烏籍都尉為單于呼韓邪捕斬之復都單于庭然衆裁數萬人屠耆單于從弟休旬王將所主五六百騎擊殺左大且渠并其兵至右地自立為閏振單于在西邊其後呼韓邪單于兄左賢王呼屠吾斯亦自立為郅支骨都侯單

于在東邊。其後二年。閏振單于率其衆東擊郅支單于。郅支單于與戰殺之。并其兵遂進攻呼韓邪。呼韓邪破其兵。走郅支都單于庭。呼韓邪之敗也。左伊秩訾王為呼韓邪計。勸令稱臣入朝事漢。從漢求助。如此。匈奴乃定。呼韓邪問諸大臣。皆曰。不可。匈奴之俗。本上氣力而下服役。以服役於人為下以馬上戰鬥為國。故有威名於百蠻。戰死壯士所有也。今兄弟爭鬪。不在兄則在弟。雖死子孫猶有威名。漢雖強猶不能兼并匈奴。奈何亂先古之制。臣事於漢。卑辱先單于為諸國所笑。雖如是而安。何以復長百蠻。左伊秩訾曰。不

然。強弱有時。今漢方盛。烏孫城郭諸國皆為臣妾。自且鞮侯單于以來。匈奴日削。不能取復。雖屈強於此。未嘗一日安也。今事漢則安存。不事則危亡。計何以過此。諸大人相難久之。呼韓邪從其計。引衆南近塞。遣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入侍。郅支單于亦遣子右大將駒于利受入侍。是歲甘露元年也。明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款叩也願朝。三年正月。會正旦也漢遣車騎都尉韓昌迎發過所七郡。郡二千騎為陳道上。所過之郡每為發兵陳列單于正月朝天子于甘泉宮。漢寵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賜以冠

帶衣裳黃金璽韞綬韞古戾字戾草名也以戾玉貝

劍標首鐔衛盡用玉為之也鐔佩刀弓一張矢四發

發十祭戰十祭戰有衣之也安車一乘鞍勒一具馬十

五疋黃金二十斤錢二十萬衣被七十七襲一襲猶

今人言一副衣服也長平涇水上自甘泉宿池

使者道單于先行宿長平長平涇水上自甘泉宿池

陽官上登長平詔單于毋謁拜不令其左右當戶之群

臣皆得列觀及諸蠻夷君長王侯數萬咸迎於渭橋

下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單于就邸留月餘遣

歸國單于自請願留居光祿塞下徐自為所有急保

漢受降城漢遣長樂衛尉高昌侯董忠車騎都尉韓

昌將騎萬六千又發邊郡士馬以千數送單于出朔

方雞鹿塞詔忠等留衛單于助誅不服又轉邊穀米

糒前後三萬四千斛給贍其食是歲郅支單于亦遣

使奉獻漢遇之甚厚明年兩單于俱遣使朝貢獻漢

待呼韓邪使有加明年呼韓邪單于復入朝禮賜如

初加衣百一十襲錦帛九千匹絮八千斤以有屯兵

故不復發騎為送始郅支單于以呼韓邪降漢兵弱

不能復自還即引其眾西欲攻定右地因北擊烏揭

西破堅昆北降丁零并三國數遣兵擊烏孫勝之堅



昆東去單于庭七千里。南去車師五千里。郅支留都之。元帝初即位。呼韓邪單于復上書言民衆困乏。漢詔雲中五原郡轉穀二萬斛給之。郅支單于自以道遠。又怨漢擁護呼韓邪。遣使上書求侍子。漢遣谷吉送之。郅支潛殺吉。其後呼韓邪歸北庭。人衆稍稍歸之。國中遂定。郅支既殺漢使者。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強。恐見襲擊。會康居數為烏孫所困。欲倚匈奴合兵取烏孫。乃遣兵迎郅支。乃結兵西詣康居。其後都護甘延壽與陳湯發兵。即康居誅斬郅支。郅支既誅。呼韓邪且喜且慰。上書言願謁見天子。以郅支在西方。恐其與烏孫偕來擊臣。故未得。今郅支已伏誅。願入朝見。竟寧元年。復入朝。禮賜倍於黃龍時。單于自言願壻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燉煌。保守也。自請保守之。今無寇盜。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令下有司議。議者皆以為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為不可許。上問狀。應曰。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

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徼起亭

隧行隧謂深開小道而避敵鈔寇也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

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

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

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邊塞戍卒示

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匈奴

得蒙全活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強則驕

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

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

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况單于能必其

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

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為匈奴而已亦

為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

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

子以此怨恨起而皆畔世世不絕今罷乘塞則生嫚

易分爭之漸五也乘塞登而守之也往者從軍多没不還者

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

苦欲亡者多日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急何然時有

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點群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

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

垣也。或因山岩石木，剉僵落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徙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一切省繇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隧絕滅，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禦，必深德漢。於漢自稱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對奏。天子有詔，勿議罷邊塞事。呼韓邪立二十八年。建始二年死。子雕陶莫臯立。為復株系若鞮單于。遣子右致盧兒王醯詣屠奴侯入侍。河

平元年。單于遣右臯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月。明年。單于上書願朝。河平四年正月，遂入朝。加賜多於竟寧時。復株系單于立十年。鴻嘉元年死。弟且靡胥立。為搜諧若鞮單于。遣子左祝都韓王昫留斯侯入侍。搜諧單于立八歲。元延元年，為朝二年。發行未入塞，病死。弟且莫車立。為車牙若鞮單于。遣子右於涂仇韓王烏夷當入侍。車牙單于立四年。綏和元年死。弟囊智牙斯立。為烏珠留若鞮單于。遣子右股奴王烏鞮牙斯入侍。哀帝建平四年，上書願朝。五年，時哀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游流也。河水從西北來，故曰土。

游亦總謂地名耳。自黃龍竟寧時。單于朝中國。輒有不必係於河水。

大故。謂國之大喪。上由是難之。以問公卿。亦以為虛費府

帑。可且勿許。黃門郎楊雄上書諫曰。臣聞六經之治

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已亂而後捷。則不足貴。二

者皆微。精妙為。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

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漢與匈奴。從此

隙矣。夫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

不可使隙甚明。請引秦以明之。以始皇之強。蒙恬之

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乃築長城以界之。

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眾困於平城。士或

七日不食。時竒譎之士。石畫之臣。石言堅固如石。甚眾。卒其

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莫得而言。謂自免之。計其事醜惡。故不得。又高

皇后嘗忿匈奴。群臣廷議。於是大臣權書遺之。以權道為

書順辭。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艾。至孝文時。匈

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

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乃罷。暨孝武即位。設馬

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眾。徼擊匈奴。

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見。况單于之面乎。

其後乃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

餘年。追奔逐北。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

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於狼望之比哉。以為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廬山名。匈奴至太始之初。匈奴欲掠烏孫。侵公主。乃發五將之師二十萬騎。征之。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至元康神爵之間。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携國歸化。扶伏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顯制。專制謂以臣妾也。自此之後。欲朝者不拒。不欲者不強。何者。外國天性忿執。鳥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隸以惡。隸謂附屬也。惡謂威也。其強

難誣。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常屠大宛之

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

姑繒西南夷。在蜀徼外。

籍湯姐

之塲。

羌屬也。蹈姐音紫。

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

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犁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災。唯北狄為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滋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欵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乃上世之遺冊。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

也。奈何拒以來厭之辭。踈以無日之情。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負前言。捐往辭。言單于因捐往昔和歸好之辭以怨漢也。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馬。得不為之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壹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為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龍堆形如土龍。身無頭有尾。高大者二三

文甲者文餘皆東北向。相似也。在西域。

乃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

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為國家不安也。書奏。天子

寤而許之。加賜錦綉繒布。各各有差。他如河平時。平

帝時。西域車師後王。句姑去胡來王。唐兜。

為其去胡而來降漢。

王故號以為。

皆怨恨。都護校尉將妻子亡降。匈奴單于受

之遣使。上書言狀。詔遣使告單于曰。西域內屬。不當

得受單于曰。孝宣孝元皇帝哀憐。為作約束。自長城

以南。天子有之。長城以北。單于有之。有犯塞者。輒以

狀聞。有降者。不得受。臣知父呼韓邪單于。蒙無量之

恩。死遺言曰。有從中國來降者。勿受。輒送塞。以報天

子厚恩。此外國也得受之。使者曰：匈奴骨肉相攻，國  
幾絕。蒙中國大恩，危亡復續，妻子完安，累世相繼，宜  
有以報厚恩。單于叩頭謝罪，執二虜還付使者。詔使  
中郎將王萌待西域惡都奴界上，逆受之。惡都奴西域  
迎之單于遣使送到國，因請其罪。使者以聞，有詔不  
聽。其罪會西域諸國王斬以示之，乃造設四條。中國  
人亡入匈奴者，烏孫亡降匈奴者，西域諸國佩中國  
印綬降匈奴者，烏桓降匈奴者，皆不得受。遣中郎將  
王駿、土昌、副校尉甄阜、王尋使四奴班四條與函封  
與璽書同一付單于，令奉行。因收故宣帝所為約束  
函而封之

封函還時，王莽奏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者曰：以  
風單于宜上書慕化為一名。漢必加厚賞。單于從之。  
上書言：幸得備藩臣，竊樂太平。聖制臣故名表知牙  
斯。今請更名曰：知莽。大說。白太后遣使者答諭厚賞  
賜馬。王莽慕位，遣五威將王駿等，多賫金帛，重遺單  
于。諭曉以受命代漢，因易單于故印。故印文曰：匈奴  
單于璽。莽更曰：新匈奴單于章。單于以去璽，加新。與  
臣下無異，願得故印。駁推碎之。單于無可奈何。又多  
得遺賂，乃遣使奉馬牛入謝。單于始求稅烏桓，莽不  
許。漢既頌四條匈奴以故事責烏桓稅烏桓曰奉因  
天子詔條不當于匈奴怒發兵攻烏桓虜其人

寇掠其人民。重以印文改易。釁由是生。故怨恨。明年西域車師後王湏置離謀降匈奴。都護但欽誅斬之。置離兄狐蘭支將二千餘人。驅畜產舉國亡降匈奴。單于受之。但欽上書言匈奴寇擊諸國。莽大怒。分匈奴為十五單于。遣中郎將藺苞將兵萬騎。多賫珍寶。至雲中塞下。招誘呼韓邪諸子。欲以次拜之。單于聞之。怒曰。先單于受漢宣帝恩。不可有負也。今天子非宣帝子孫。何以得立。是後匈奴歷告左右部都尉諸邊王。入塞寇盜。殺掠不可勝數。緣邊虛耗。莽新即位。怙府庫之富。欲立威。乃拜十二部將。率發都國勇士。

武庫精兵。各有所屯守。轉委輸於邊。議滿三十萬衆。齎三百日糧。同時十道並出。窮追匈奴。因分其地。立呼韓邪十五子。莽將嚴尤諫曰。臣聞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獫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蠱蟲之螫。毆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為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齎糧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為下策。秦始皇



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  
行，處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為無  
策。今天下遭陽九之厄，比年饑饉，西北邊尤甚，發三  
十萬衆，具三百日糧，東援海岱，南取江淮，然後乃備。  
計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  
械弊，勢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既空虛，不能奉軍糧，內  
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日糧，用糒  
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當自費食，加二十斛重  
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日，  
牛必物故，且盡餘糧，尚多人不能負，此三難也。胡地

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齎糒，負薪炭，重不可勝。鑊釜大

口者音富食糒飲水，以歷四時，師有疾疫之憂，是故前世

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勢力不能，此四難也。輜重

自隨，則輕銳者少，不得疾行，虜徐遁逃，勢不能久，幸

而逢虜，又累輜重，如遇險阻，銜尾相隨。銜馬銜尾言

得並驅虜，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今既發兵，宜

縱先至者，令臣尤等深入，霆擊，且以創艾胡虜。諸率

之兵且擊虜，莽不聽，於是天下騷動，初北邊自宣帝以來，

數世不見煙火之警，人民熾盛，牛馬布野，及莽撓亂，  
匈奴與之構難，邊民死亡，係獲，又十二部兵，久屯而

不出。吏士罷弊。數年之間。北邊虛空。野有暴骨矣。天  
鳳初。烏累若鞮單于呼韓邪之子烏珠留單于之弟名城又請和邊。遣  
人造塞告塞吏曰。欲見和親。侯王歛歛昭君兄子莽遣歛  
弟颯使匈奴。賀單于初立。賜黃金被繒帛。罷將率屯  
兵。但置游擊都尉。單于貪莽賂遺。故外不失漢故事。  
然內利寇掠。莽復遣歛與五威將王咸等。多遺單于  
金寶。因諭說改其號。號匈奴曰恭奴。單于曰善于。賜  
印綬。單于貪莽金弊。故曲聽之。然寇盜如故。匈奴謂  
鞮自呼韓邪後見漢謚帝莽怒。又更名曰降奴。服于。  
為孝慕之故皆為若鞮單于咸立五歲。天鳳五年死。弟左賢王興立為呼都

而尸道臯若鞮單于。既立。貪利賞賜。遣使奉獻。至長  
安。莽欲云當為湏卜單于。欲出大兵以輔立之。匈奴  
愈怒。並入北邊。北邊由是壞敗。漢兵既誅莽。更始二  
年。漢遣陳遵等使匈奴。授單于漢制。制璽綬。王侯以  
下印綬。單于與驕謂遵等曰。匈奴本與漢為兄弟。匈  
奴中亂。孝宣皇帝輔立呼韓邪單于。故稱臣以尊漢。  
今漢亦大亂。為王莽所篡。匈奴亦出兵攻莽。空其邊  
境。令天下騷亂。思漢。莽卒以敗。而漢復興。亦我力也。  
當復尊我。其明年夏。還會赤眉入長安。更始敗。南匈  
奴醯落尸逐鞮單于。比者呼韓邪之孫烏珠留若鞮

之子也。自呼韓邪後，諸子以次立。至比季父孝單于。與時以比為名。右薁鞬日逐五部領南邊，及烏桓、建武初，彭寵反叛於漁陽。單于與共連兵，因復權立盧芳，共侵北邊。六年，始遣使通匈奴，賂遺金帛，以修舊好。匈奴亦遣使來獻，而單于驕倨，自比冒頓。光武方內平諸夏，未遑外事，而匈奴數與盧芳共侵北邊。九年，遣吳漢等擊之，經歲無功，而匈奴轉盛，鈔暴日增。十三年，遂寇河東州郡，不能禁止。於是漸徙幽并邊人於常山關，居庸山以東。漢常山關，居代郡，今安邊馬邑郡，即漢代郡，漢居庸關，在今媯川。匈奴左部遂復轉居塞內，朝廷患之，增

緣邊兵郡數千人。大築亭障，修烽火。匈奴入寇尤深。

二十年，遂至上黨。

今上黨平陽地，郡地。

扶風

今扶風新平。

天

水。二十一年，復寇上谷中山。

今博陵郡。

殺掠甚衆，北邊無

復寧歲。二十二年，比從父弟蒲奴立為單于，而匈奴

中連年旱蝗，赤地數千里，草木盡枯，人畜饑疫，死耗

大半。單于畏漢乘其弊，乃遣使求和親，而比密遣漢

人郭衡奉匈奴地圖詣河西太守。

今銀川新秦昌化西河之西境。

求內附。二十四年，八部大人共議立比為呼韓邪單

于，以其大父嘗依漢得安，故欲襲其號。於是款五原

塞。

今九原郡。願永為蕃蔽，扞禦北虜。光武用五官中郎將

耿國議乃許之

東觀記曰十二月癸丑北匈奴始分為南北單于

二十五年

春遣弟左賢王莫將兵擊北單于敗之北單于震怖

却地千里南單于復遣使詣闕奉蕃稱臣獻國珍寶

求使者監護願遣侍子修舊約

北單于蒲奴也二十一年襲位南單于北

也二十四年八部大人二十六年遣中郎將段柳等

使南單于立其庭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單于延使

者使者曰單于當拜伏受詔單于顧望有頃乃拜伏

稱臣令譯曉使者曰單于新立誠慙左右願使者眾

中無相屈折也柳等反命詔聽南單于入居雲中遣

使上書獻駱駝文馬夏南單于所獲北虜奠韃左賢

王將其眾及南部五骨都侯合三萬餘人畔歸北庭

三百里共立左賢王為單于月餘更相攻擊五骨都

侯皆死左賢王遂自殺諸骨都侯子各擁兵自守秋

南單于遣子入侍奉奏詣闕詔賜單于冠帶衣裳璽

綬車輿馬金帛樂器甲兵飲食什器又轉河東米糒

牛羊以贍給之令中郎將置安集掾史將弛刑五十

人持兵弩隨單于所處參辭訟察動靜單于歲盡輒

遣奉奏送侍子入朝中郎將從事一人將領詣闕漢

遣謁者送前侍子還單于庭交會道路元正朝賀拜

祠陵廟畢漢乃遣單于使令謁者將送賜金帛太官

御食。單于子及左右賢王、谷蠡王、骨都侯有功善者，繒綵合萬疋，歲以為常。匈奴俗歲有三龍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南單于既內附，兼祠漢帝，因會諸部議國事，走馬及駱駝為樂。其大臣貴者左賢王，次左谷蠡王，次右賢王，次右谷蠡王，謂之四角。次左右日逐王，次左右溫禺鞮王，次左右漸將王，是為六角。皆單于子弟，次第當為單于者也。異姓大臣左右骨都侯，次左右尸逐骨都侯，其餘日逐且渠當戶諸官號，各以權立優劣，部眾多少為高下次第焉。單于姓虛連題。

前書曰單于姓孛鞮氏其國稱之曰控犁孤屠匈奴謂天為子為孤屠與

此不異姓有呼衍氏、須卜氏、丘林氏、蘭氏、四姓為國中名族，常與單于婚姻。呼衍氏為左，蘭氏、須卜氏為右。主斷決，聽訟當決輕重，口白單于，無文書簿領焉。冬前畔，五骨都侯子復將其眾三千人歸南部。北單于使騎追擊，悉獲其眾。南單于遣兵拒之，逆戰不利。於是復詔單于徙居西河，羨稷。因使中郎將段郴及副校尉王郁留西河擁護之，為設官府從事掾史令。西河長史歲將騎二千，弛刑五百人，助中郎將衛護單于。冬屯夏罷，自後以為常。及悉復緣邊八郡，南單于既是西河，亦置諸部王助為扞戍，使韓氏骨都侯

屯北地。右賢王屯朔方。當于骨都侯屯五原。呼衍骨  
都侯屯雲中。郎氏骨都侯屯定襄。左南將軍屯鴈門。  
栗籍骨都侯屯代郡。皆領部衆。為郡縣偵羅耳目。猶探  
也北單于皇恐。頗還所略漢人。以示善意。鈔兵每到  
南部下。還過亭候。輒謝曰。自擊亡虜。真韃曰。逐耳。非  
敢犯遠人也。二十七年。北單于遂遣使詣武威求和。  
親。天子召公卿廷議不決。皇太子言曰。南單于新附。  
北虜懼於見伐。故傾耳而聽。爭欲歸義耳。今未能出  
兵而反。交通北虜。臣恐南單于將有貳心。北虜降者  
且不復來矣。帝然之。告武威太守勿受其使。二十八

年。北匈奴復遣使詣闕貢馬及裘。更乞和親。并請音  
樂。又求率西域諸國胡客。與俱獻見。帝下三府議。酬  
答之宜。司徒掾班彪奏曰。臣聞孝宣皇帝勅邊守尉  
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却敵折衝。應對  
入其數。則反為輕欺。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謀  
其國。故數乞和親。又遠驅牛馬與漢合市。重遺名王。  
多所貢獻。斯皆外示富強。以相欺誑也。臣見其獻益  
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數。為懼愈多。然今既未獲助  
南。則亦不宜絕北。羈縻之義。禮無不答。謂可頗加賞  
賜。略與所獻相當。明加曉告。以前世呼韓邪郅支行

事。呼韓邪稱臣受賞到支背德報答之辭。今必有適。

帝悉納從之。城官馬武上書言匈奴民畜疫死。旱蝗赤地。疲困之力。不能當中國一郡。宜臨塞厚懸賞購喻。告高句麗烏桓鮮卑攻其左。發河西四郡天水隴西羌胡擊其右。如此。北虜之滅。不過數年。不從。三十一年。北匈奴復遣使如前。乃璽書報答。賜以綵繒。不遣使者。南單于比立九年卒。弟左賢王莫立。遣使弔祭慰賜。後以為常。莫立一年卒。弟汗立二年卒。比之子適立。五年冬。北匈奴六七千騎入五原塞。遂寇雲中。至原陽。南單于擊却之。適立四年卒。莫子蘇立數

月卒。適弟長立。時北匈奴猶盛。數寇邊。朝廷以為憂。會北單于欲合市。遣使求和。親顯宗許之。八年。遣使報命。而南部須卜骨都侯等知漢與北虜交。使懷嫌怨。欲畔。密因北使。令遣兵迎之。漢使出塞。疑有異。伺候果得。須卜使人。乃上言宜更置大將以防二虜。交通。由是始置度遼營使。中郎將吳棠等。將營士屯五原。曼相美稷。其年秋。北虜果遣二千騎候望朔方。作為革船。欲度迎南部畔者。以漢有備。乃引去。復數寇鈔邊郡。焚燒城邑。殺畧甚衆。河西城門晝閉。帝患之。十六年。乃大發緣邊兵。遣諸將四道出塞北征匈奴。

南單于亦遣左賢王信從軍。虜聞漢兵來，悉度漠去。其年北匈奴入雲中，遂至漁陽。太守廉范擊却之，詔遣三郡兵追之，無所得。建初元年，南部苦蝗大飢，肅宗命稟給其貧人。八年，北匈奴三木樓訾大人稽留斯等，率二萬八千人，馬二萬疋，牛羊十餘萬，款五原塞降。元和元年，武威太守孟雲上言：北單于復願與吏人合市，詔書聽之。雲遣驛使迎呼，慰納之。北單于乃遣大且渠伊莫訾王等，驅牛馬萬餘頭來，與漢賈客交易。諸王大人或前至，所在郡縣為設官邸，賞賜待遇之。南單于聞，乃遣輕騎出上郡，遮略生口，鈔掠牛

馬，驅還入塞。二年正月，北匈奴大人車利涿兵等亡來入塞，凡七十三輩。時北虜衰耗，黨衆離畔，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復自立，乃遠引而去。單于長立二十三年薨，單于汗之子宣立。伊屠於閭鞬單于宣元和二年立。其歲匈奴遣兵千餘人獵，至涿邪山卒，與北虜溫禺犢王遇，因戰獲其首級而還。冬，孟雲上書言：北虜以前既和親，而南部復往鈔掠，北單于謂漢欺之，謀欲犯塞，謂宜還南所掠生口，以慰安其意。肅宗從太僕袁安議，許之。章和元年，鮮卑擊北匈奴，大破之。北庭大亂，屈蘭等



五十八部。口二十萬。勝兵八千人。詣雲中五原朔方北地降。單于宣卒。長之弟何立。時北虜大亂。加以飢蝗。降者前後而至。南單于將併北庭。會肅宗崩。竇太后臨朝。單于上言。宜及北虜分爭。出兵討伐。破北成南。并為一國。令漢家長無北念。又新降右須。日逐鮮堂。輕從虜庭來。詣臣言。北虜諸部多欲內顧。但恥自發。若出兵奔擊。必有響應。臣伏念先父歸漢以來。蒙被覆載。犬兵擁護。積四十年。臣生長漢地。開口仰食。四時賞賜。動輒億萬。雖垂拱安枕。慙無報效之義。願發國中及諸部故胡新降精兵。出朔方居延。同會虜

地。又恐兵衆單少。不足以防內外。乞遣執金吾耿秉等將兵併力而北。冀因聖威。一舉兵定。太后以示耿秉。秉請從之。永元六年。以秉及竇憲等率騎八千與度遼兵。及南單于衆三萬騎出朔方。擊北虜。大破之。北單于奔走。首虜二十餘萬人。二年。南單于復上求滅北庭。引兵與漢兵兩道襲之。北單于遁走。獲闕氏及男女虜口而還。是時南部連尅。獲降納黨衆最盛。領戶三萬四千。口二十三萬七千三百。勝兵五萬一百七十。三年。北單于復為右校耿夔所破。逃亡。其弟於除鞬自立為單于。遣使款塞。大將軍竇

憲奏請立於除鞬為北單于。司徒袁安等以為光武招懷南虜。非謂可永安內地。正以權時之筭。可得扞禦北狄故也。今朔漠既定。宜令南單于反其北庭。并領降衆。今若復立於除鞬。是失信於南單于。百蠻不敢復保誓矣。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餘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冊之要也。朝廷不從。乃遣耿夔即授璽綬。劍具羽蓋。使中郎將任尚持節護衛屯伊吾。如南單于故事。方欲輔歸北庭。會竇憲誅。五年。於除鞬自畔。還北討斬之。破滅其衆。單于

屯屠何立。六年卒。宣弟安國立。安國立一年。為其下所殺。適之子師子立。新降胡襲師子擊破之。於是新降胡遂相驚動。十五部二十餘萬人皆反畔。脅立前單于子日逐王逢侯為單于。殺畧吏人。燔燒亭帳。將車重向朔方。欲度漠北。於是遣行車騎將軍鄧鴻等合四萬人討之。擊逢侯於滿夷谷。大破之。逢侯率衆出塞。漢兵不能追。師子立四年卒。單于長之子檀立。南單于比歲擊逢侯。多所虜獲。逢侯轉困迫。十六年。北單于遣使詣闕貢獻。願和親。修呼韓邪故約。和帝以其舊禮不備。未許之。而厚加賞賜。元興元年。重遣

使詣燉煌貢獻。辭以國貧。未能備禮。願請大使。當遣  
 子入侍。天子降大使至國。即遣侍子隨大使入侍。時鄧太后臨朝。亦不答  
 其使。但加賜而已。永初元年夏。漢人韓琮隨南單于  
 入朝。既還。說南單于云。關東水潦。人民饑餓。死盡。可  
 擊也。單于信其言。遂起兵反畔。及遣行車騎將軍何  
 熙。龐雄等擊之。單于見騎軍並進。大恐怖。讓韓琮曰。  
 汝言漢人死盡。今是何等人也。乃遣使乞降。許之。單  
 于脫帽徒跣。對龐雄等拜陳道死罪。詔赦之。待遇如  
 初。乃還所鈔漢民。及羌所畧轉賣入匈奴中者。合萬  
 餘人。元初四年。逢侯為鮮卑所破。部眾分散。皆歸北

虜。五年春。逢侯將百餘騎亡還。詣朔方塞降。詔徙之  
 於潁川郡。檀立二十七年卒。弟拔立。先是朔方以西  
 障塞多不修復。鮮卑因此數寇南部。殺漸將王。匈奴有右  
 將左王漸單于憂恐。上言求復障塞。順帝從之。乃遣黎陽  
 營兵出屯中山北界。增置沿邊諸郡兵刑。屯塞下教  
 習戰射。拔立四年卒。弟休利立。永和五年夏。南匈奴  
 左部句龍王吾斯車紐等背叛。寇西河。殺朔方代郡  
 長史。發沿邊兵討破之。天子遣使責讓單于。單于不  
 預謀。乃脫帽謝罪。既而恐懼自殺。句龍吾斯等立。句  
 龍王車紐為單于。東引烏桓。西收羌戎。及諸胡等數

萬人攻破京兆虎牙營。殺上郡都尉。遂寇掠并涼幽冀四州。冬遣中郎將張耽等擊破之。斬首三千級。獲生口甚衆。呼蘭若尸逐就單于兜樓儲。先在京師。漢安二年立之。天子臨軒。大鴻臚持節拜授璽綬。引上殿。賜車蓋刀劍什物。給綵布二千疋。遣行。中郎將持節護送單于歸南庭。建康元年。中郎將馬寔募刺殺句龍吾斯。送首洛陽。進擊餘黨皆平之。兜樓儲立五年薨。居車兒立。永壽元年。匈奴左薁鞬臺等畔寇鈔。美稷張奐擊降之。延嘉元年。南單于諸部並叛。遂與烏相鮮卑寇緣邊九郡。張奐討之。諸部悉降。奐以單

于不能統理國事。乃拘之。上立左谷蠡王。相帝以居車兒一心向化無罪。乃遣還庭。居車兒立二十五年卒。子某立。史失其名。熹平六年卒。子呼徵立。光和二年。中郎將張脩與單于不相能。脩擅斬之。更立右賢王羌渠為單于。脩以不先請而擅誅。檻車徵詣廷尉。抵罪。中平五年。匈奴右部醯酪十餘萬人反。攻殺單于。子右賢王於扶羅立。於扶羅即劉淵之祖而國人殺其父者。遂畔。共立須卜骨都侯為單于。於扶羅詣闕自訟。會帝崩。天下大亂。單于將數百騎與白波斯合兵寇河內諸郡。今河內郡汲等郡時民皆保聚。鈔掠無利。而兵遂挫

傷欲歸國人不受乃止河東須卜骨都侯為單于一  
年而死南庭遂虛其位以老王行事獻帝興平二年  
單于於扶羅死其弟呼厨泉立為單于以兄被逐不  
得歸國數為鮮卑所鈔帝自長安東歸右賢王去卑  
與白波賊帥韓進等侍衛天子相擊李傕郭祀及帝  
還洛陽又從遷許然後歸國建安二十一年單于來  
朝魏武因留於鄴而遣去卑監其國馬以其既在內  
地人眾猥多懼必為寇始分其眾為五部立其中貴  
者為師選漢人為司馬以監督之未幾復改帥為都  
尉其左部居于太原故慈氏縣今西河郡右部居祁

縣中部居太陵縣今文多者一萬落少猶四五千落

晉武初塞外匈奴大木寒泥黑難等二萬餘落歸化

帝復納之使居河西故宜陽城下後復與晉人雜居

由是平陽西河太原新興今定真上黨樂平諸郡靡

不有焉太始七年單于劉猛背叛帝遣婁侯何禎討

平之其後稍因忿恨漸為邊患侍衛使西河郭欽上

疏曰戎狄強獷歷古為患魏初人寡西北諸郡皆為

戎居今雖服從若後有風塵之驚胡騎自平陽上黨

不三日至孟津北地今彭原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

郡盡狄庭矣宜及吳平之威謀臣猛將之略出北地

西河安定。復上郡。實馮翊。於平陽。以北諸縣。募取死罪。徙三河三魏。見士四萬家。以充之。裔不亂華。漸徙平陽。弘農。魏郡。京兆。上黨。雜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萬世之長策也。帝不納。太康五年。復有匈奴。胡大阿厚。率其部落三萬人。七年。又有匈奴。胡都太傅。及萎莎胡等。各率種類大小。凡十萬餘口。匈奴都督。大豆得一育。鞠等復率其種落大小。萬一千五百口。並來降。帝並撫納之。按晉史云。北狄以部有屠各種鮮支種冠頭種馬譚種赤勒種捍螻種赤沙種鬱輝征萎莎種香童種勃茂種羌渠種賀賴種錯屠各最豪貴。故得為單于。統領諸種。其官號。左

右賢王。左右。獨。蠡。王。左右。於。陸。王。左右。漸。尚。王。左右。朔方王。左右。獨。鹿。王。左右。顯。祿。王。左右。安。樂。王。左右。六等。王。皆。用。單。于。親。子。弟。也。其。左。賢。王。最。貴。又。有。車。陽。沮。渠。餘。地。諸。雜。號。猶。有。左。右。沮。渠。又。有。氏。勒。氏。皆。勇。健。反。惠。帝。元。康。末。魏。武。所。分。左。部。都。尉。好。反。叛。姪。呼。丁。反。漢。初。高。帝。以。官。女。妻。冒。頓。約。為。首。叛。亂。竊。大。號。據。神。器。自。是。戎。狄。迭。有。中。夏。矣。元。海。父。豹。賢。子。也。

范曄論曰。自漢興。匈奴強熾。為患窮力。殫財。寇雖頗折。而漢之疲耗。略相當矣。宣帝值虜庭分爭。呼韓邪來臣。乃權納懷柔。因為邊備。塞稱蕃。

故曰邊衛罷關徼之警。息兵民之勞。六十餘年矣。後王莽陵篡。擾動戎夷。續以更始之亂。方憂幅裂。自是匈奴得志。內暴滋深。光武以用事諸華。未遑沙塞之外。因徙幽并之民。增屯戍之卒而已。其後匈奴爭立。日逐來奔。願脩呼韓之好。以禦北狄之衝。奉藩稱臣。永為扞禦。天子乃詔有司。開北鄙。擇肥美之地。量水草以處之。於是匈奴分破。始有南北二庭焉。後讎讐既深。互伺便隙。至於陷潰。創傷者靡歲咸寧。而漢之塞地晏然矣。後亦頗為出師。令竇憲耿夔之徒。前後掩其

窟穴。躡北追奔三千餘里。單于震懾。遁走於烏孫之地。而漠北空矣。若因其時勢。及其虛曠。還南虜於陰山。歸河西於內地。上申光武權宜之略。下防戎羯亂華之變。使耿國之筭。不謬於當世。袁安之議。見從於後王。平易正直。若此。其弘也。而竇憲務三捷之効。忽輕世之規。狼戾不端。專行威惠。遂復更立北虜。返其故庭。並恩兩護。以私已福。棄茂天公。坐樹大鯁。永言前載。何憤恨之深乎。自後經綸失方。叛服不一。其為疾毒。胡可殫言。降及後世。翫為常俗。終於吞噬神鄉。

丘墟帝宅。謂劉元海及嗚呼。千里之差。興自

毫端。失得之源。百世不磨矣。既勒燕然之後。若

侍子於京師。混并匈奴之區。使得專為一部。則

荒服無忿爭之跡。邊境息征伐之勤。此之不行。

遂為巨蠹。自單于比入居西河。美稷之後。種類

繁昌。難以驅逼。魏武雖分其眾為五部。然後大率

皆居平陽。暨乎左賢王。劉淵假稱大號。

縱盜中原。吞噬神鄉。丘墟帝宅。遂至二帝沉沒。

虜庭誠可痛心也。

### 劉淵

劉淵。新興匈奴人。冒頓之後。初漢高祖以宗女為公主。妻冒頓。約為兄弟。故其子孫遂冒姓劉氏。建武初。日逐王比自立為南單于。入居西河。美稷。今離石左。

國城。即單于所徙庭也。中平中。單于羌渠為國人所殺。其子於扶羅以其眾留漢。自立為單于。屬董卓之亂。寇掠太原河東。屯于河內。於扶羅死。弟呼厨泉立。以於扶羅子豹為左賢王。即淵之父也。魏武分其眾為五部。以豹為左部師。其餘部帥皆以劉氏為之。太康中。改置都尉。左部居太原。茲氏。右部居祁。南部居蒲子。北部居新興。中部居大陵。劉氏分五部。然皆家于晉陽汾澗之濱。豹生淵。淵幼而英惠。居母喪。盡孝好學。經史諸子。無不綜覽。武藝復精絕。咸熙中。為任子在洛陽。會豹卒。以淵代為左部帥。太康末。拜北部



都尉。明法禁。輕財好施。推誠接物。五部雋傑無不至者。後為建威將軍。五部大都督。惠帝失馭。寇盜蠭起。淵從祖北都尉劉宣等竊議曰。昔我先人與漢約為兄弟。憂泰同之。自漢亡以來。魏晉代興。我單于雖有虛彌。無復尺土之業。自諸王侯降同編戶。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興邦復業。此其時矣。於是密推淵為大單于。淵至右國城。宣等上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間。衆已五萬。都於離石。永興元年。淵乃僭即漢王位。尊劉禪為孝懷皇帝。立漢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宗而祭之。進據河東。攻寇蒲阪。平陽皆陷之。遂入

都蒲子。永嘉二年。僭稱皇帝。遷都平陽。寇洛陽。王師屬敗。淵以永嘉四年死。在位六年。子和立。其弟聰殺之。而自立。遂陷洛陽。繼陷長安。二帝蒙塵。聰以太興元年死。在位九年。子祭嗣。為靳準所殺。曜討準殺之。僭立。改國號趙。曜在位十年。石勒伐之。兵敗見執。為勒所殺。自淵至曜。凡三世二十七年而止。

### 石勒

石勒字世龍。初名匄。音昔上黨武鄉羯人也。其先匈奴別部。羌渠之胄。祖耶奕于。父周曷朱。並為部落小帥。勒壯健有膽力。雄武好騎射。曷朱性兇粗。不為郡胡。

所附。每使勒代已督攝部。胡愛信之。大安中。并州飢亂。勒與群胡俱為人所掠賣。勒遭賣與荏平人師權為奴。後遂為群盜。陽平人公師藩起兵趙魏。自稱將軍。勒與汲桑率數百騎赴之。藩拜勒為前隊督。藩既誅。桑自號成都王。以勒為前駢。屢有戰功。署為掃虜將軍。封侯。後兵敗。收餘衆奔劉淵。淵以為輔漢將軍。平晉王後。以功加督山東諸軍。征討事。淵死。事聰。聰死。劉曜立。勒叛曜。伐而滅之。僭即趙王位。以咸和七年死。在位十五年。子弘嗣。勒弟虎廢而殺之。自立。虎立十五年死。子世立。其兄遵廢之而自立。冉閔復廢遵而立鑿。鑿謀討閔不克。為閔所殺。盡誅石氏。勒至鑿凡五傳。二十三年而亡。

### 沮渠

沮渠蒙遜。臨松盧水胡人。其先世為匈奴左沮渠。遂以官為氏。蒙遜博涉經史。曉天文。雄傑有英略。梁熙。呂光皆憚之。故常游宴自晦。會其兄羅仇等為光所殺。乃屯據金山。推光建康太守段業為使持節大都督。龍驤大將軍。涼州牧。建康公。業以蒙遜為張掖太守。攻西郡。取之。晉昌燉煌俱降。業稱涼王。蒙遜後襲業。殺之。取其地。自為涼州牧。張掖公。伐禿髮。傳擅敗

之取姑藏稱河西王。又敗李士業取酒泉。蒙遜以宋元嘉十年死。在位三十三年。子茂虔立六年而為魏所滅。凡二世三十九年。

### 赫連

赫連勃勃字屈子。

屈列反。

匈奴右賢王去卑之後。劉元

海之族也。曾祖武劉聰。世以宗室封樓煩公。拜安北

將軍。監鮮卑諸軍事。丁零中郎將。雄據

盧川。為代

王猗盧所敗。遂出塞表。祖豹子。招集種落。復為諸部

之雄。石虎遣使就拜平北將軍。左賢王。丁零單于。父

衛辰。入居塞內。符堅以為西單于。督攝河西諸虜屯

于代來城。及堅國亂。遂有朔方之地。控弦之士。三萬

八千。魏伐之。辰師敗。為魏所殺。勃勃乃奔于叱于部。

後奔姚興。高平公沒奕于。奕于以女妻之。言於興。興

深加禮敬。拜驍騎將軍。常參軍。國大議。後封陽侯。使

助沒奕于鎮高平。以三城朔方雜夷。及衛辰部眾三

萬配之。使為伐魏偵候。後勃勃襲殺沒奕于。而并其

眾。兵至數萬。義熙二年。僭稱天王。大單于。自以匈奴

夏后氏之苗裔。國稱大夏。其年討鮮卑等三部破之。

侵嶺北諸城。破禿髮儁檀之師。遂於朔方水北黑水

之南營起都城。名為統萬。改姓赫連氏。又攻姚泓。取

安定。會晉師伐秦滅之。劉裕還建康。勃勃遂取長安。僭即皇帝位。在位十三年。而宋受禪以宋。元嘉二年。死。子昌嗣。尋為魏所禽。弟定僭踰於平涼。為魏所滅。自勃勃至定。傳三世。凡二十六年而亡。

文獻通考卷三百四十一

